

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壇三

武林道士趙仲秀學

至樂第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既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答曰：「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喜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束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拔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

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

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

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

髑髏笑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當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為一體邪？」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為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髑髏相答，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懲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鷗齋云：「既然虛而堅固，從然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卷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十九

一百零二十

一百零二十一

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二十三

一百零二十四

一百零二十五

一百零二十六

一百零二十七

一百零二十八

一百零二十九

一百零三十

一百零三十一

一百零三十二

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三十四

一百零三十五

一百零三十六

一百零三十七

一百零三十八

一百零三十九

一百零四十

一百零四十一

一百零四十二

一百零四十三

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四十五

一百零四十六

一百零四十七

一百零四十八

一百零四十九

一百零五十

一百零五十一

一百零五十二

一百零五十三

一百零五十四

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五十六

一百零五十七

一百零五十八

一百零五十九

一百零六十

一百零六十一

一百零六十二

一百零六十三

一百零六十四

一百零六十五

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六十七

一百零六十八

一百零六十九

一百零七十

一百零七十一

一百零七十二

一百零七十三

一百零七十四

一百零七十五

一百零七十六

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七十八

一百零七十九

一百零八十

一百零八十一

一百零八十二

一百零八十三

一百零八十四

一百零八十五

一百零八十六

一百零八十七

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八十九

一百零九十

一百零九十一

一百零九十二

一百零九十三

一百零九十四

一百零九十五

一百零九十六

一百零九十七

一百零九十八

一百零九十九

一百零一百

一百零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百零三

一百零一百零四

一百零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百零六

一百零一百零七

一百零一百零八

一百零一百零九

一百零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

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鑒之
因病施割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
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
資業也知死之爲息則委而順之不忤
化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
苦從然以天地爲春秋何往而非南面
王樂邪陳碧虛名此章爲兩謬所以破
二見之感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緩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
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鬚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鮪鱠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臭以夫說
說爲平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備
達而福持

郭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合內求外非惑

如何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
眩視憂悲固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說

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衝城窒穴之殊器

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
聖之所以不以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

○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
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
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大小而不過
與過與則不持矣

疑獨註顏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

庸齋云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之分不

齊侯不知齊侯稟性有定欲強教之則必
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褚
盛金裳緩井索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
深以其稟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
然而已彼將內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
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
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觴海鳥于廟
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物

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
其事聖人無名固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

義設於適者不爲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
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虛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
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緩詎
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猶齊侯之惑皇道
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
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
禍去而不危矣

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

以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

當世遊說之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莊子

衍出一段說話壇讀同澧水中沙灘地也

人才不同人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褚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莫易變

短不可汲深喻形有所適而莫強是皆

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

齊侯言先王之道特不契其素心則感

而無主反傷其形矣故繼以海鳥之喻

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悲此

以己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

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之養皆得

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

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攘蓬而枯之

曰准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乎果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為蟲得水土之

際則為蠃蠶之衣生於陵也則為陵鳥陵鳥

亦一種也或得鬱樓或以根以葉而其變

各不同鵠掇乾餘骨斯彌食醯頤鰥與胥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龜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鰥生

乎食醯黃軋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蠶羊矣

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生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郭註各以所遇為樂歎養之質未有定在

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蟲至

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

其名止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

呂註遊魂為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何

知也制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

死各以所遇為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

者未必實養歎者未必實歎也區古絕字

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為蟲萬物生

化之始也次述蛙蠶之衣以至程馬人皆

歎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雖與蠶衣陵鳥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鳥足螭蟲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樓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鵠掇乾餘骨斯彌食醯頤鰥與胥亦一種也或以龜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軋之於九猷督芮之於腐蠶羊矣之於不筭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髑髏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為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

者未必實養歎者未必實歎也區古絕字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為蟲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蠶之衣以至程馬人皆

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靜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虛註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頑泰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達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爲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目爲蟲遺類水涯著苔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爲草名曰陵烏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山蝴蝶爲百合也鬱陵糞壤也烏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烏蕊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資生者不可一槩論胡蝶就熱化爲鴉拔初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爲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爲食醯已下明有

情之物觸類而變皆萬物萬靈也此乃無情化有情猶朽夢之爲蝴蝶也腐蠅生半矣即半降莫有情復歸無情也半矣與不生莫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掌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圓多刺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爲螭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腐齊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歎却如此倒說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

之物生種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而文字之妙不齊中整齊如看

張雲斷屬愈看愈好醫者水上初生苔而未成虯墳之衣則已成苔附土著岸者陵屯田野高處陵烏草前草鬱陵糞壤烏足

之根爲蟠蠅其葉爲蝴蝶之別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鴉棲乾餘骨至督萬腐蠅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末後却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世駭俗處羊奚草名草似竹而不生荀者曰不苟久竹奇草

蟲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馬齒馬蘭之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明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故爲此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詳是千萬世人爲其愚弄看它不破萬物之變如雀化爲蛤鷗化爲鳩腐草化爲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火傳不知其盡也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似差其文夫動植生化之理耳目不可徧及非格物君子不能盡知道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醯字爲句次九欵腐蠅次羊奚至青草爲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顧賴黃覲督萬久竹爲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爲食醯食醯生乎顧賴顧賴生乎黃覲黃覲生乎九欵九欵生乎督萬督萬生乎腐蠅腐蠅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莫久

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衍

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其子豹山海經南山多羆豹郭璞註豹之白者曰羆程是羆之別名羆又豹之別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固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

生厭離勇猛恩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尼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

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獨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

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焉至譽至

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觸懷之答皆以人

所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器求已而不得者聞樂而驚喜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卉

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滞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遠夫大衍虛一不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卷一百一十一
武林道士 楊伯秀學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

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障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莫足爲哉雖不足焉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莫足棄生莫是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未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無爲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